像一场雪落在隆木白鹤岭

□钟骏炯

像一场雪，落在隆木白鹤岭
银装素裹的世界
是我期盼已久的风景
沿着曲弯的山路，是
千姿百态的雾凇
留下的倩影
是扫雪人，一场火热的劳动
像登峰者在仰望苍穹
像白色的骏马
在山麓里驰骋
黎明的隆木白鹤岭，一如振翅的白鹤
掠过我的春梦
比雪更晶莹的，是散落在风中的歌声
当2020年的第一场雪
沸沸扬扬
当喜庆的锣鼓
唤回远方的游子，当我们终于驻足
在白茫茫的世界里仰望
隆木白鹤岭
依然楚楚动人
阳光一样通透
沿着时间的方向，是时代行进的步伐
沿着大河的方向
是浩荡的春风。当我
在丛林里转身
目睹一场雪
落在隆木白鹤岭，落在
烟火的最高处
我知道：有人在撒盐除冰
要为我，铺筑一条坦途
有人手擎画笔
写下隆木白鹤岭的繁华和宁静

石之恋

□胡兴才

一座城，恋上一块石
一石头，恋上一座城
谁抛媚眼我不在意
造物主，匠心的手
千年，打磨各种石壁
北风吹在石壁
像老年的脸
饱经风霜
通天寨上
大喊一声，喂
回声在接力，石壁的回声
飞向冬日暖阳
南徙大雁不再孤独
落在收割莲花上
莲花忙向远客介绍
夏天，千里莲花碧连天
春天，漫山杜鹃花开遍
北风送爽，雪花还没来
残阳映在石壁
如满山杜鹃开放

被重塑的记忆

□朝颜

桂花的香气弥漫在南方的秋天里，趁着长假，我踏上了阔别多年的返乡路。自从父母搬到市区生活，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回老家看看了。推开车门，远远地眺望，一排排外墙贴着白瓷砖的崭新楼房矗立在乡间，一条弯曲的水泥公路正向远处延伸。我不禁驻足犹疑了：这还是我记忆中茅檐低小、道路泥泞的家乡吗？

瑞金，九堡，麦菜岭，这是烙印在我生命中的地域符号。我一直以为，它的样子已经在我脑海中生根，无论我走得有多远，无论光阴流转了多少年，我都能像熟识母亲的脸谱一样熟识它。但是今天我发现自己太过自信了，面对一幢幢外观大致相同的房屋，我险些迷失了方向。唯有村头那棵巨大的冬青芽树，像迷航中的灯塔一般，安定了我忐忑不安的心。

此刻，人们或出门赶圩，或窝在屋内休闲，少有人站在自家门前，我无以分辨哪一幢楼房是属于我熟悉的哪一个乡亲所有。暴露身份的，是大门上钉着的一块块驻村工作联系牌。我一一地念出那些熟悉的名字，一阵源自内心的暖流一遍遍涌上全身。

忽然，我眼前一亮，看到“同飞”这两个字。他，曾经是全村最穷最苦的人，竟然也建起了钢筋水泥的二层半楼房？还记得许多年前，他打光棍到三十多岁才勉强娶了一个半痴半傻的女人为妻，妻子多年不孕，待到真正怀孕时，没钱问诊，竟然听信巫婆的话，以为是患了肚子肿胀的病，吃了很多土方子的打药。最后是我母亲好心带她去看医生，才保住胎中的孩子。他的儿子到了上学年龄，又交不起学费，当时正好是我的学生，还是我帮他联系了一个部队官兵，一直资助到他小学毕业。我离开家乡到市区工作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还住在祖上分下来的一间土坯房里，生火做饭、吃喝拉撒，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在十几平方米的逼仄空间里完成。眼前的景象，完全颠覆了我的记忆。

这时候，住在隔壁的招娣奶奶听到动静，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她手搭凉篷，对着我打量了许久，方才认出我来，不由欣喜万分，大声招呼着把我拉进了她家。她今年有九十多岁了，几年前就听说她患了眼疾，什么都瞧不见了，真没想到今天却能认出我来。我惊奇地问：“招娣奶奶，你的眼睛治好了吗？”“对哟对哟，感谢政府的好政策，我去看病做手术是公家出的钱，还是驻村干部帮我联系的哩。”她高兴地竹筒倒豆子一般说。招娣奶奶的几个儿子家境都不好，她生怕连累了他们，就说自己反正没有多少年好活了，一直没让上大医院看眼睛。真没想到，这个结还是让驻村干部给解开了。的确，再好的政策，也得让老百姓知道才行啊。

不一会儿，好几个带着小孩的大妈婶子聚拢来，七嘴八舌地对我说起村子里的变化。我又一次把话题转向同飞一家，桂花婶说：“你不知道吧，同飞的儿子在外面打工，都娶了媳妇回来，还生了儿子呢。”“是呀，前几年，国家有土坯房改造政策，驻村干部来动员，说建楼房政府给补助。现在全村的土坯房都拆了，大家都建了楼房。同飞一家用打工的钱，加上政府补的钱，也做了新屋，再也不用一家人挤一间屋了。要不然哪，他的媳妇还难娶进门呢。”兰英大妈接着说道。望着那一张张荡漾着笑意的脸，我的心中感慨万端。曾几何时，农村人的梦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乡村振兴规划的实施，让多少农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啊。

兰英大妈刚刚说完，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铃声大作。她接通电话，朗声大笑着：“三儿，这么快就要到家啦？”揣好手机，她急急地往外走，来到村村通的公路旁，翘首望着从不远处驶来的一辆小汽车。原来，她的三儿子伟明从福建开着车载着妻儿回家过中秋节了。大家相跟着出去，看着小汽车渐渐驶近。伟明摇下了车窗，一声声起劲地按着喇叭。

记忆被重塑，如新生的秧苗重新生长于心田。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大地内心的欢唱，那是一曲用幸福谱写的乡村奏鸣曲。



晒丰收

汤青 摄

想念一个人

□赖秀锦

想念一个人，或许，是因为她也曾十分想念你。

大姨是长女，在家排老大，她底下有个弟弟，我的小舅，还有一个妹妹，也就是我的母亲，大姨的上面还有个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不过大舅和我同姓，那是因为外婆先后嫁给了两个男人，而第二个男人就是外公。

大姨年轻时候十分貌美，常听邻里说有很多人追求她呢。后来嫁给了大姨夫，在员布街开了一家炒菜店。

小时候，我们三姐弟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大姨家了，好像做客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而且马虎不得。我们会挑最好的衣服，穿最靓的鞋，出门前一定将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时，从洛口乡去大姨家没有直达班车，要徒步，而每次都必须经过一段艰辛而又难忘的“徒步之旅”。

因为去的时候大多是暑假，炎热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困难。有时从早上出发要中午才到，虽然耗时，但这样的旅程并不乏味。一路走来，“运气好”的话，还会与随时卷风而跑的沙土“亲吻”；碰上下雨天，经常会误闯泥坑的“阵地”。但这一段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夏天的知了会准时亮嗓，为我们开启K歌模式，马路两旁高大的枫树会为我们遮阳挡雨。有时，还能看到挥汗如雨的农民大伯踩着轰鸣的打谷机，手脚利索，将稻穗塞进打谷机的“肚膛”。累了，就沿着路边小溪，稍作休息；渴了，就向泉眼掬一掌水，畅快豪饮。

辛劳的旅途之后最好的回报就是大姨的一顿热饭，一桌好菜。有时，大姨还有“额外奖励”，她会拿出零用钱给我们，叫我们去买冰棒或其他零食。那时，一根简单的冰棒或雪糕就可以消散整个夏天的炎热了，让整个“炎海”变“凉地”。

后来，大姨搬进了县城。那时，我读高中。每逢佳节，特别是中秋节，大姨总会叫我吃饭。记得有一次中秋，大姨打电话叫我一定来。我敲门进去，大姨在土灶旁忙活，菜香四溢。只见盘子里躺着一个个金灿灿的芋头丸，我口水直流，却不敢去拿。大姨瞅着我，说：“你这孩子，拿着吃啊，高中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要跟得上哦。”吃完饭后，我坐在大厅看电视，大姨又从房间里拿出一样东西，用红色油纸包裹，里面隐约可以看到芝麻，原来是我喜欢的椒葱饼。“拿着，带去学校吃。”她把袋子递给我，眼里闪着温暖的光芒，松手时，我分明看到那双瘦弱的小手褶皱不平，露出一根根青色血管。

上大学后，大姨搬去了赣州。我和大姨的距离又越来越远了。每次去桂林上学必须从赣州转车至韶关，再从韶关转桂林。路途遥远，十分不便，但好在可以去大姨家歇脚，我的路途并不疲惫。但有时赶车，会来不及去大姨家，大姨便会打电话问，“你怎么又不来我这呢，你这孩子。”我想，大姨是想我了。

大姨和表哥一家住，最早是在赣州西河湖边，后来搬去了市中心。小侄女十分调皮，如脱兔到处跑，大姨得用绳子将她身子绕住，守住这个“破坏王”。小侄女每次吃饭都要很久，大姨经常是十点多吃早饭，下午两三点吃中饭，晚上八九点吃晚饭，我问过她，她说早吃晚吃没关系的，年过六旬的她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大姨老了，不会做饭了。”那一次，大姨早早起床，在厨房煮面，皱着眉头跟我说。

“怎么会呢？姨的手艺最好了。”我用坚定的语气回答，“我觉得大姨煮的面是最好吃的。”我提高嗓门，怕她听不到。

相聚太短，分离匆匆。坐在车上，我在心里跟大姨说：“姨，其实，一盘芋头丸，一碗热面，就足够了。这是大姨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

岁月添鬓发，往事又回首。我明白，一个人总会老，而年轻的辉煌也不会属于往后的时光，好在，我们心里装着一种东西，它不会随时间转移变化的，那就是爱。此刻，我想起了龙应台的那句：“幸福就是，平常的日子依旧；幸福就是，平常的人还在。”

十本扶贫日记

□钟恢平

十本日记，记下了这个山村的山山水水、沟沟渠渠、大道小径；十本日记，留下了扶贫干部们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一

省“十三五”贫困村——南康区圳玄村，前段时间火了，不但外县市、本区各乡镇村的干部前来现场观摩，考察学习，而且在今年8月，还作为省市村集体经济的样板村，接受了考验。日前，我也慕名前往，本来计划采访村党支部书记，不料他忙于其他事务，无暇接待我。正感到失望的时候，一个老大爷，邀请我到办公室喝茶，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他是驻圳玄村的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老何。

老何是于2016年3月31日来到圳玄村的。聊起村里的情况，老何如数家珍：

脱贫致富从修路开始，四年来，大大小小修了23条路。原来村里只有一条路通向323国道，现在已经有4条了，其中一条是5米宽的柏油路；新筑8230米的水渠，涵盖了每一个村小组；修了大约10条公共排水沟，达3250米；自建了一条自来水管道，全村人喝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成立了圳玄村教育基金，募集资金21.96万元，鼓励村里的青少年勤奋向上……

老何讲得兴致勃勃，双眼绽放着喜悦的光芒，满满的成就感溢于言表。最让我动容的是，这老何看上去一大把年纪了，对这一连串枯燥的数字，竟记得一清二楚，而且充满深情。

此时，我瞥见办公桌上一本笔记，这是他的工作日志，里面写得密密麻麻，而且，这样厚厚的工作笔记，老何竟然有十本！

二

循着日记所记的事实，我入村采访。

根据老何日记上登记的贫困户，在村民带领下，我随意走访了几户。

罗小明家。夫妇俩患病，女儿读大学，儿子读中学，房子盖了一层就盖不下去了……

现在状况如何？但见房子已盖起第二层，内外粉刷一新。罗小明现在身体好多了，可以干农活、做工，女儿已当医生了，妻子身体弱，在家帮扶贫家具厂编藤椅。家庭收入不错，一切都好。

望着罗小明灿烂的笑容，我看到了一个脱贫家庭，正享受着小康生活的幸福模样。

第二家是赵洪福。日记上载明他的家庭情况：赵洪福，患高血压，一女儿在读大学，住两间低矮瓦房，墙体开裂……

赵洪福家，就在村口柏油路旁，日记上所记的“两间低矮瓦房”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两层、外墙白色的新砖房，厅堂宽敞，餐桌椅是全新的。

赵洪福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赵洪福说，他原本在家具厂打工，一个月可挣四五千元，后来患高血压，轻微中风，花去一大笔钱。再后来，家具厂不敢请他做工了，他经济陷入困顿，曾一度消沉。

有一天，老何到他家，了解实情后，按民主评议程序将他列为新识别贫困户，给予一系列帮扶：联系了一个爱心企业家，结对帮扶，每学年捐助1万元，直至他女儿大学毕业；为他办理慢性病证，解决了他看病难的问题；为他争取了政府危房改造补助2.2万元，盖起来两层红砖房……如今赵洪福和村里其他人一样，住上了舒适的新房。

离开几个昔日的贫困户家，老何等扶贫干部的形象，在我心中越来越高大、清晰。

三

这次采访，我对十本日记产生浓厚兴趣。逐一阅读每一页的内容，发现里面所记最多的事，是走访贫困户的详细笔记，参加市区乡各种扶贫会议纪要，每天做了哪些工作，村民反映了什么问题，帮助群众解决什么困难，村里各项建设，产业发展进程，思想政治学习等等。日记中出现最多的是扶贫干部及村里五六十户贫困户的名字。日记所载，条分缕析，内含各种发展农村经济思路、扶贫方法、致富门路、解决问题的总结等，宛如一部扶贫百科全书。

每每合上日记，我脑子里都会浮现老何与扶贫干部们，为改变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过着与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在村中奔忙的场景……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四年多来，愁苦的贫困村民渐渐露出了灿烂如花的笑靥，破旧落后的山村渐渐显现出青春芳颜——一种朝气蓬勃、阳光向上、奋斗进取的时代新风。

乡村的风霜雨雪，悄悄刻上了扶贫干部们的额头，当我了解到被我误为“老大爷”的老何履历时，一种感动流淌在心田。老何，生于1965年，属军转干部，在部队时军衔是中校。老何当年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自主择业，如今属体制外员工。尽管如此，老何一直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主动向单位请缨，从2015年起，投入到这场旷古未有的脱贫攻坚战中，并且成为南康区驻村最久的扶贫第一书记之一。